

花裙子

怎么，熟悉吧，对了，这是多年前流行的打扮，你的姐姐，阿姨，姑姑年轻的时候，也许穿过这样的裙子，在你记忆深处，总存有亲切感。



亦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亦舒作品集. 第3辑 / (加) 亦舒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3. 4

ISBN 7-104-01597-3

I. 亦... II. 亦...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加拿大—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0880 号

亦舒作品集(第3辑)

作者: 亦舒

责任编辑: 黄艳华

策 划: 林 飞

装帧设计: 林红云 侯伟琼

出 版: 中国戏剧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大钟东南村甲 81 号)

联系电话: 010 - 62127285

印 刷: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0

字 数: 280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册

书 号: ISBN 7-104-01597-3/I · 717

定 价: 240.00 元(全套 20 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可与承印厂联系。)





亦舒 小传

亦舒，原名倪亦舒，浙江省宁波人，是香港名作家倪匡（卫斯理）之妹，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染，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掀起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亦舒热潮”。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既轻松有趣，又雅俗共赏。亦舒今天所以能创造“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盛景象，除其禀赋外，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且视角敏锐，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此惊世佳绩，诚令人激赏。

通过她的作品，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



亦舒作品集

第一辑



银 女

曾经深爱过

生活之旅

弄 潮 儿

在那遥远的地方

心之全蚀

西岸阳光充沛

绮 色 佳

家明与玫瑰

我 丑

可 人 儿

三个愿望

变 形 记

不 易 居

美 娇 娘

野 孩 子

风 信 子

拍案惊奇

寂寞的鸽子

星之碎片

叹 惜 桥

真男人不哭泣

小 宇 宙

纵横四海

假使苏西堕落

邻室的音乐

直至海枯石烂

一 段 云

风 满 楼

我爱我不爱

忽尔今夏

黑 羊

玉 梨 魂

如今都是错

寻 芳 记

花 解 语

珍 珠



朝花夕拾

灯火阑珊处

一千零一妙方

美丽新世界

两个女人

独身女人

承 欢 记

如何说再见

亦舒

亦舒作品集

第二辑

绝对是个梦



天上所有的星

这双手虽然小

艳阳天

印度墨

寂寞的心俱乐部

幽灵古卜赛

蝉

只有眼睛最真

要多美丽就多美丽

小儿

老房子

一个女人两张床

故园

如果墙会说话

不羁的风

亦舒作品集

第三辑

蔷薇泡沫

我答应你

五月与十二月

心扉的信

一把青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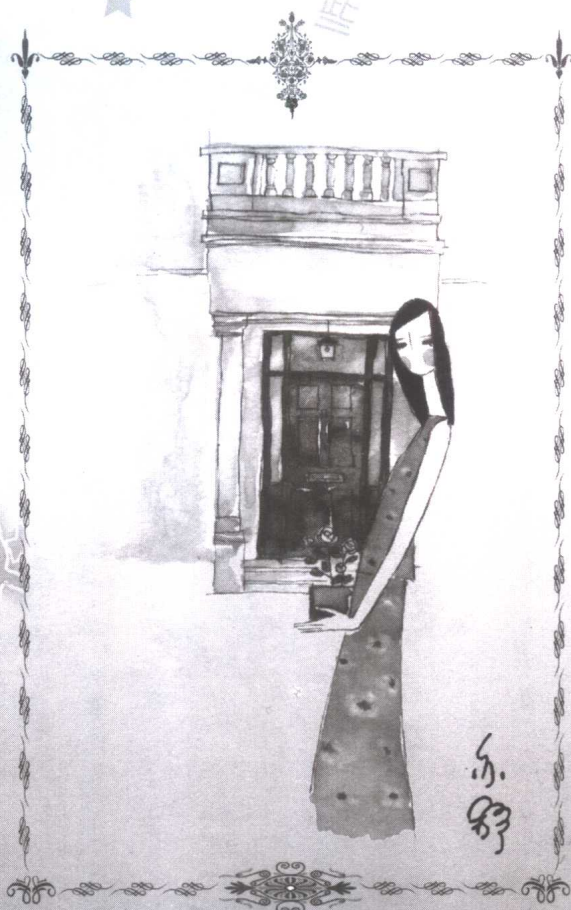
一点旧一点新

雨花

月亮背面

迷迭香

天秤座事故



明年给你送花来

错先生

等诗

花裙子

今夜不

紧些再紧些

绝对是个梦

蓝这个颜色

烈火

七姐妹

亦舒作品集

第三辑



目 录

花 裙 子	(1)
结 婚	(17)
失 败 唐 璜	(35)
花 枪 夫 妇	(53)
影 子	(71)
衣 沙 贝 与 米 雪 儿	(89)
雪 儿	(201)



花 裙 子



不是不喜欢女孩子穿长裤。

但一直偏爱花裙子。

是那种大圆台式束腰花裙子，小小上衣，配马尾巴平跟鞋，比较深色的口红，完全不画眼睛。

怎么，熟悉吧，对了，这是多年前流行的打扮，你的姐姐，阿姨，姑姑年轻的时候，也许穿过这样的裙子，在你记忆深处，总存有亲切感。

最近这几年，不知怎地，时装复古，无论是四十年代的垫肩，五十年代的窄腰身，以及六十年代的短裙子，全部堆在一起，古老作时兴。

但最最心爱的，还是花裙子。

它撩起我无限回忆。

渐渐想起，当年的初夏，十四岁的我，如何爱上了年长数年的表姐雅儿。

眉目如画，身段姣好的她，总约我在影树下等，向我打听大哥的消息。

她爱上大哥，一个标准浪荡子，他除了她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女朋友，但她没有因此退缩，她愿意等他，在影树下。

我比较早熟，又爱读小说，很早懂得男女间事，常把自己代入书中男主角，扮演浪漫角色。

不论在榆树下，在榕树下，或是在影树下等她，都视作一种享受。

她爱穿花裙子。

裙脚一串淡黄色玫瑰花缠着绿色枝叶，马尾巴上缚一只小小黄色蝴蝶结。

女性最美好的姿态便如是。



当年夏天，我到处工作储钱，因为听人说，结婚要钱，我打算过几年向雅儿求婚。

才储蓄到一千元，雅儿便跟大哥私奔了。

他们走得老远老远，到天之角海之涯，家长找不到的地方。

一直没有回来。

家人假装他俩不存在，绝口不提。

而我，失恋至今。

一直怀念她，花裙子，白皙的皮肤，长长鬓脚，小小蝴蝶结。

后来，像其他人一样，我长大了。

我读书特别用功，工作特别努力，不知疲倦地，这一切，有意无意，像是做给雅儿看的……我们总有一天会重逢，那时，我不能失礼于自己，更不能失礼于她，我要她知道，她可以引我为荣，被我爱过，并非不体面的事。

一直傻气地把她紧紧收在怀中。

事业干得不错，女孩子们喜欢我，盛况比起当年大哥，并不差到哪里去。

对于打扮，我另外有一套，大热天，都坚持穿西装外套，多数选白色，配水彩蓝紫绿衬衫或棉衣，一到下午，胡髭渣长出来，样子有点憔悴，像当迈亚米罪恶片集的唐庄生还未受女影迷欢迎的时候，她们说，我已有那股味道。

每天都蓄心地，忠诚地穿着上衣，只在室内才脱下它。

我有种感觉，不知在什么时间，会再遇上雅



年前有消息传来，大哥在三藩市落籍，结婚，但新娘并不是雅儿。

她迟早要回来的，我迟早会遇见她。

不想一日在路边相遇的时候，我穿着不合衬的衣裳，破坏她对我的印象。

今天，开完会，趁有空，对女同事祖儿说：“你们为什么不穿花裙子？这些事业女性穿的套装再名贵也不好看，硬梆梆，差一条领带就变男人。”

祖儿看我一眼，“大家都知道你对花裙有癖好。”

“大家，大家是谁？”

“每个人。”

“谁，谁多事散播谣言？”

“你自己，每个夏天都发牢骚，抱怨女同事不穿花裙子。”

我泄气。

“其实，我研究过了，”祖儿说，“你所喜欢的，不过是当年女阿飞的打扮。”

“才怪，女阿飞穿三个骨裤子，跳乐与怒。”

祖儿摇摇头，“你，你巴不得回到那个时代去做占卜。”

“对，你怎么知道？”

“你这个人，说你幼稚呢，做起事来却干劲冲天，精明入骨，说你成熟呢，平时谈吐又充满幻想……”

我趋过面孔，“所以你喜欢我，因为我引人



入胜。”

祖儿白我一眼，却忍不住笑了。

大哥写信给母亲，想回家。

鸟倦知还。

母亲说太叫她为难。

若是与雅儿一起回来就好了，她说，现在，叫她怎么向亲戚交待呢？

她们老一派的人，至要紧，是要对亲戚有交代。

母亲又说：“还有，最不好意思的是，人家雅儿明吃了亏，而我们家儿子是没有损失的。”

她又错了。

男人也会吃亏，男人也有损失，男人，也会老，也会憔悴，也会心碎，也有失落，也耿耿于怀。

男人也是人。

老式女人从不把男人当人。

对她们来说，男人总是禽兽。

你别说这个观点不可怕。

“他带着妻子回来吗？”

“是。”

“什么时候？”

“谁知道，幸亏是儿子，若是女儿，面子不知往哪儿搁，幸亏只有两个儿子。”

大哥隔一个月才回来，坐过长途飞机，精神不振，倦态毕露，英俊而沧桑，懒洋洋的魅力逼人而来。

记得祖儿在候机室一见他便说：“他若追



我，我就舍你而去。”

气死人。

祖儿还说：“你的不经意，是装出来的，他的，是真的。”

换句话说，我是伪善者。

女孩子真讨厌。

大嫂很美丽，是华侨，不谙中文，善于微笑。

叙旧完毕，我把大哥拉到一角。

“记得雅儿吗？”

大哥点起一枝烟，深深吸一口，“不记得了。”

对于他这个答案，我非常意外。

“我不相信。”

他微笑，“真的不记得，是谁，你说出来听听。”变为椰榆我。

我呆半响，不忍问下去。

大哥还是吸着烟，默默地，一言难尽，洞悉世情的一种无奈。

配着他身上麻质会皱的西装，天衣无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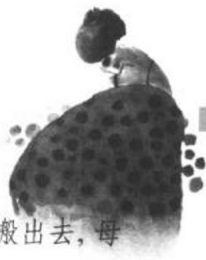
他们女朋友多的人有一个优点：嘴巴密。不然一下子传开，谁还敢同他们来往。

大嫂甚喜欢我们的城市。

原来太太们可以什么都不做，她诧异地说：再小的住宅也请佣人，主仆住在一层公寓中，同桌吃饭，双方穿着短裤衬衫挤来挤去。

她原先以为有仆人宿舍单位的大屋才能聘请帮佣。

你别说，她挺讽刺，有意无意透露优越，并



不好服侍，是以稍后当他们找到房子搬出去，母亲也未加挽留。

母亲说：“都说老美单纯，没想到也坏。”

最天真的是老妈。

一年一度，我总是趁雅儿生日那天去探访表姨，买了糕点去，打听消息。

她并没有女儿的音讯。

老房子阴森森的，上了年纪的表姨出奇的瘦，爱抽烟，姿态却还是娴静的，很明理，并没有迁怒于人。

每次她都很客气地招呼我。

这次她问：“你兄弟回来了？”

“是。”

表姨不再说什么，只是吸烟。

沉默得叫人难受。

终于沉不住气，问道：“表姐有无消息？”

老人家摇摇头。

我暗暗叹口气。

姨母轻轻说：“也只有你记得她。”

我笑笑，只有我敢说记得她，真正记在心头的，不止我一人。

我说：“也许她生活得很好，乐不思蜀。”

姨母并没有再置评。

我告辞了。

下大雨，倚在露台观景。

祖儿与电脑下国际象棋，有一下没一下的。

这些日子来，我始终与她维持同事关系，涩于更进一步。



她短发，而且不肯穿花裙子。

祖儿抬起头来，“你们兄弟俩真是怪怪的。”

“怪吗，这个秘密只有你知道，每当月圆之夜，我们会仰头对着月亮嗥叫。”

她笑，斟一杯啤酒给我。

雅儿，每次出来见我，总是忽忽忙忙，因为家中寡母管得严，每次都要找藉口。

天气热，她上唇总是布满细细汗珠。

现在空气调节十分普遍，女性好似不再出汗，冷气公寓，冷气写字间，冷气车子，连游艇上都装冷气，女子最性感的一面从此消失。

“在想什么？”

“如何多赚一点，在四十岁退休。”

“野心太大了。”

“不要紧，届时仍做得似一条牛，可以说（一）热爱工作；（二）活到老做到老；（三）不是不够钱，而是太爱花钱（四）社会没我不行。”

“都给你想到了。”

我莞尔。

“你大哥快乐吗？”

“你问他呀。”

“你呢？”

“我没有什么不足之处。”

天气太热，连聊天都有一搭没一搭的。

“你们贤昆仲仿佛很忧郁。”

“潮流如此。”淘汰吱吱喳喳的男人。

祖儿笑。

等待，无穷的等待。